

清中議大夫葉雲峰水照官像賞析

張建富

中華收藏家協會理事長

「大清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五月，奉祀子慶增，託上海張君，將前之拍照，重繪水照，另增，自行著色，不計分文。」

先考雲峰府君公服小像，計洋四元八角，配鏡乙元三角，先妣朱太淑人，繼妣蔡太淑人，真容不似，故未並臨。

府君姓葉氏，諱衍煥，字燦如，號雲峰，生於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庚寅，九月十八癸酉日辰時，卒于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四月二十九日酉時，享壽六十三歲。

誥授朝議大夫從四品，晉封中議大夫，從三品，欽加運同銜，賞戴藍翎，賞換花翎，候選府同知，隨帶加三級，浙江即補通判，太學生。

系敦睦祠十五世，先本生祖考，燕亭府君第三子，嗣先祖考，幹庭府君後。

配妣氏朱，上楊灣誠齋公長女，生男一、女二，男名慶增，字庚堂，號芳村，娶本灣今遷木瀆，蓮孫姜君長女，生孫三，孫女二，長孫名鉅字孟堅，號尚芳，娶浙江平湖梅溪薛君四女，生曾孫女一，字伯翔，孫君第三子，次孫名鈞字仲陶，號詠裳，娶前山馬家底映汀劉君長女，未出，三孫名欽，字季若，號揆一，聘石橋村慶延王君次女。長孫女適本灣周樵孫，次孫女字前山庚五周君第四子，連女排行嗣出一子實次子，長女適張巷村朱飛九，次女適本灣刻遷張巷暫居上海姜肖石。

繼配妣氏蔡，西山梅生公長女。

府君與朱太淑人、蔡太淑人，合璧于白沙二圖鴉雀塢，又名了塢，祖塋昭穴，辰山戌向兼巽乾，庚辰庚戌分金。光緒

二十六年秋八月，慶增謹錄。」

這張類似畫在英國水彩紙的水照官像及題錄，引發了許多問題，且都是這張官像的時代人文藝術背景內容：

- 一、拍照、水照與官像畫的關係
- 二、官像的價值與用途
- 三、清代的官制(捐官)
- 四、中華漢民族的倫理人文
- 五、喪葬禮俗與風水文化
- 六、其它

茲分述如下：

一 拍照、水照與官像的關係

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香港的中國郵報登了一則廣告：「銀板攝影和鋅板印象公司，威靈頓路，香港或中國的彩色及黑白風景照，每晨九時營業至下午三時。」由這則廣告可知攝影術，在一八四六年前，即進入了中國，風景照並成了可供欣賞收藏的藝術品，手工塗色的「彩色照片」，在此也已流行於親洋士紳、幫辦、洋行相關階層，而目前發現最早的一張中國風景照片，是拍廣州的五層塔，但並沒簽名，而據考一八五一年美國派遣探險隊來亞洲，指揮官皮里(Commodore Perry)雇有兩位專任攝影師，布朗(Eliphalet Brown)和馬可許(Dr. John Mocosch)，馬可許約於一八五一年抵達廣州，而這張五層塔之照，可能就是他拍攝的，因為他於一八五二年隨艦隊參加緬甸之役，拍了一些作品，風格手法頗類似五層塔，又當時能製造二十吋以上底片，用加墊攝影機，沖洗於紙上的，只有馬可許有此技術。

在英法聯軍之役前，中國是個富強文化的封建帝國，洋人在中國大陸是被歧視而遭限制的，馬可許在《給在印度的軍官之忠告》一書裏記載著：

「廣州是世上最後一個可去修養身體的地方，各種居住的限制，讓人還不如住進監獄，一位年入上千大洋的紳士，竟然只租賃位於暗巷的豬圈似房舍內……外來者不敢冒生命危險，獨行於城市內，或在鄉村散步，這都會遭受被丟石頭、棍棒毆打的命運，不准在內陸航行，家眷也不可帶來廣州……在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與外國商人間，往來交遊少得可憐，甚至毫無買賣交易。」

廣州有條律令，任何西方女人不准進入廣州，違者法辦，因此十九世紀英國使節團的怕老婆畫家喬治·秦那利(George Chinnery)，為了躲他認為世界最醜陋的老婆，便於一八〇二年，逃到印度，沒幾年被他老婆追逮著，一八二五年又逃亡至澳門，他老婆一出現，他便立刻躲進廣州，那個醜陋的老婆便拿他沒辦法，因此秦那利就這麼的住下來，從事中國風土人文的外交御用描畫工作，改變了歐洲人一些加入洋化神怪故事的錯誤中國印象，秦那利一八五二年老死於澳門，而他對中國帝朝的描繪卻影響了後來歐美攝影師，對中國的嚮往。

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之役後，中國的門戶漸開，有許多半官半商的攝影師，陸續進入中國各地，他們以真實影像，紀錄了大清帝國的最後衰亡，及中國人的血淚歷史和一些可貴的官家照、官像照，典型的官像照，在攝影中國一書中有：

1. 廣東官家夫婦照Cantenese mandarin and his wife, M. Miller 一八六一——一八六四年攝(清朝咸豐十一年——同治三年)

2. 廣東巡撫黃贊湯的妻子官照Probably the wife of Huang Tsan-t'ang, governor of kwantung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

3. 兩廣總督劉長佑官照Liu ch'ang-yu, governor-general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Canton. M. Miller 一八六二——一八六三年攝(同治元年——二年)

4. 廣東官婦像Wife of a Mandarin, Canton. M. Miller 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攝(咸豐十一年——同治三年)是第一張夫婦照的太太獨照。

5. 兩廣總督葉名琛半身官像Yeh Ming-Chen governor-general of kwantung and kwangsi約一八五八年攝(咸

豐八年)

另外還有兩廣總督瑞麟、醇賢親王奕譞、恭親王奕訢、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和一些權貴官人仕女等，有一幅廣東士紳和一幅澳門婦女，座相端莊，是清代士紳或富豪的處士像寫照(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也有端方、李鴻章夫妻、陳夔龍直隸總督……等的官照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故宮珍藏人物照片薈萃一書中，更有大量的皇族及大臣官像。)

雄獅美術出版的「攝影台灣」還有台中林寫真館一九一七年拍攝的清水社口楊登若秀才妻妾官像照，和一張攝於日治初年的清朝老官吏像照，The Authentic story of TAIWAN書裏，亦有一幅由巴黎人柏托一八七四年所拍攝的，台灣巡撫沈寶楨沈寶官像八分臉側照，由於西洋人極欲探究神秘的東方，尤其是馬可孛羅(Marco polo 一二五四—一二二四)筆下的中國帝朝，所以歐美攝影師隨著清朝門戶的被迫開放，不少人來到中國、日本、朝鮮、印度……等亞洲各地，而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攝影家和作品，除了布朗和馬可許外，還有：

1. 羅西爾(M. Rossica)和貝多(Felix Beato)：他們拍下了英法聯軍攻入廣州、天津、北京的戰爭衝突場面和一些城市街景、人文風光，貝多並拍下了一些代表滿清皇家庭園精華的圓明園被燒毀前後的照片，也於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四日為恭親王拍了王爺官像照。

2. 偉德、豪爾和米勒：一八六二年中國指南刊了一則廣告「一八六一年元月一日，偉德和豪爾的後繼者米勒先生請香港居民與訪客光臨遊行廣場，拍攝照片或購買風景照。」早期攝影師們大都在香港開業，但不好維持，所以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年間，他們由十一家攝影組織，成立一個合夥公司，以便互相照應，經驗、器材、底片也可承傳，因為攝影師常會一陣子到處去旅行拍照，一陣子回家或到公司整理、休息，故而偉德等人組成的公司，又先後轉售給賀斯理，佛洛德(William Pryor Floyd)。Emil Rusfeldt、Henry Everett等人，他們的技術和藝術都是當時的亞洲之冠。

3. 湯姆生(John Thomson)：於一八六八年到香港，跋涉了五千多英里的清帝國內陸河川城市，也來過台灣，他和貝多、米勒被譽為拍攝中國的三位大師，湯姆生著有《中國及其人民描述》、《攝影貫穿中國》……等六本描寫中國的專

書。

4. 桑德斯和費休：一八六四和一八八七年，上海攝影界是這兩人的天下，並印行了攝影專冊，描繪中國風土人情、生活實景等，也用了人工著色。

5. 格里佛士：他原先是桑德斯的助手，一八八〇年至香港開了一家黎阿方攝影社，經營了二十幾年，並紀錄了外國攝影家在對閉帝國的「奇遇」，也是中國攝影史上的笑淚：

(1)「在中國旅行是危險的，對我們攝影工作者危險事端更多，我發現北京居民並不像馴良的南方人怕拍照。」

(2)「群眾好奇又充滿不安，開始惡作劇地從我後面丟小石頭取樂……我的四周喧嘩聲大起，當我正在對焦距時，一顆大石頭從我頭上飛過，把鏡箱玻璃打得粉碎。」

(3)「有幾個大膽的廣東攝影師，曾去內陸大城開業，受到當地的敵視而撤回，我在旅途拍攝中，椅子、相機曾被砸碎，隨行的腳伏也挨了揍，中國不少俗民，相信照相機會攝魂奪魄，被照像的人，最多兩年就會因魂魄被奪，而一命歸天。」

格里佛士曾在倫敦攝影新聞寫了一篇中國人的照像美學觀念：「一定要正面對準拍攝，兩耳要看得見，面部左右兩邊要成同樣比例，雙腳要安排成一長一短。雙手每一根手指要清晰，如果連指甲也清楚拍出，他們最高興了，桌上要放一小瓶花。」另一名攝影師史蒂佛萊，也陳述了中國人對光影比例的特殊要求：「人像攝影，面部越白越好，常常要請他坐在正面照射的日光下，臉部陰影要全部修掉。」

這些對攝影的要求，是因為受中國人物畫、官像畫的美學影響，注重線質和筆墨，及髮膚毛甲的清楚交代，（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而不能沒畫清楚）所以早期人像攝影，乃至西洋油畫的陰陽臉，都必需透過修正，以適合中國的人文美學，中國的攝影師也都要學中國傳統的書畫，故而清末到民國初年，中國攝影，充滿了中國畫的風格，題詩題字也時有所見，但可能是早期照相機鏡頭不夠銳利及焦距、曝光、沖洗藥水的不精細，或相紙幅面太小，人相輪廓有些微的量蒙感，因以形成了後來碳精畫、月曆牌的微量立體畫風。

中議大夫葉雲峰，生于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卒于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這張水照依據的拍照，或許是在上海開業的桑德斯與費休所攝影，因為這張水照下印有「滬上張東紳墨水畫照」宋體朱字標記，一定有不少人認為照像片沒有藝術感，而拿照像來重繪，手工畫，比較有人味及靈性，用照片來畫人像，可少去對真人寫生的麻煩，尤其過逝的親人。而本畫題記說朱、蔡二太淑人，真容不似，故未並臨，可能是題記的奉祀子葉慶增，認為以前的拍照不像，或者畫像不似，而沒有一起臨摹，像片水畫照，成了照片和徒手畫畫的調合與互補體，也是一種很特殊的繪畫科目。

葉雲峰水照官像，由上海張東紳墨水畫照後，祀子葉慶增拿回家自行著色，也成了一張主雇合作的官像畫，張東紳墨水畫照，似乎在臉部用如碳精般的畫法，畫出中國人精密的新官像觀察，並利用膚細的紙質肌理，表現栩栩如生的立體感，皮膚的彈性和絨帽、官服的金滑光澤、朝珠的圓潤剔透、毛髮也歷歷可數，葉慶增以兩三種金泥，畫出金蔥綉補水浪紋及絨質帽、領的泛金，和以黑、白、灰、茶作雲彩鈎層，頗為典雅協調。

台北故宮博物館也收藏一張譚文勤公像，是齊白石四十八歲時依據譚鍾麟（文勤公）在兩廣總督任內，所拍的照片，改以水墨畫成，臉部表情，十分立體炯炯有神；照片水畫不但是清末民初的新肖像繪技，也可說是中國的照相寫實主義，同時也展示宣紙、絹質與中國繪畫材料，工具技法，也可達到西洋油畫寫實的細膩立體程度，只是中國人認為形似以外，還有神采氣質各方面的要求，要有寫實技巧，更需形神氣血性靈皆備，才算傑出，這與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策人文時勢，不無干係，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互相學習中，東方人似乎由東學為體西學為用，漸變為全盤浮面西化，東方諸國的青壯代，能講英語，畫素描、水彩、油畫者，成千上萬，西方世界，能說中國話，寫書法、畫水墨者寥寥可數，而若像荷蘭高羅佩（R.H. Van Gulik 1910-1967）那樣的漢學家，能琴棋書畫、小說創作、論文研究者，可能絕響了，西畫已是東方藝術教育和市場的主流，中國書畫則在西方藝術教育和市場上，可有可無。東西方政治文化的興衰，似乎也在官像的中國畫法、中體西用（如郎世寧、王致誠、潘廷璋等西洋教士畫的官像）、拍照、水墨畫照，乃至消沈湮沒，見證了歷史的悲歡容顏。

二 官像的價值與用途

官像自古是「成教化、助人倫」的中國繪畫精神主軸，也有不少政治、外交乃至宗教上功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大盛世，皇帝喜歡繪畫，尤其是官像畫，因此歐洲耶穌會總部，選派教士來中國傳教，優秀的畫家教士是首要的考量，康熙時代意大利畫家吉拉爾吉尼(Cherardini)是個非教士的畫家，應歐洲耶穌會之聘，來中國朝廷服務，深得康熙的喜愛，但沒幾年因想家而回意大利了，使教會覺得有些失禮，從此就規定來華的畫家，需有教士出家人的資格，以便終身奉獻大清皇朝與傳教工作，因此像郎世寧、王致誠：等一些傳教士畫家，都老死於中國，成就了非凡的東西方政治、宗教、藝術、文化交流的不朽歷史功德。

郎世寧、王致誠、潘廷璋、賀清泰、艾啟蒙等人，所畫的清代帝王、妃后、功臣官像，邊疆屬國使節像，乃至良駒、鷹犬：等，都在當時發生不少政治、宗教、藝術上及倫理文化的作用，清朝因為康熙、乾隆三皇帝的喜愛和西洋教士畫家的中西合璧，不但造成官像的流行，也創立了特殊的君臣禮教，皇家方面，創立了崇奉聖容之禮，在壽皇殿、恩佑寺、安佑宮、永佑寺都備有先皇聖容依時瞻拜供禮，如康熙過逝，雍正特命御史莽鵠立，依以前畫聖祖御容經驗，再畫一張聖祖康熙像，畫好先拿到養心殿給雍正皇帝看，雍正皇看了依戀悲慟萬分，後恭奉於壽皇殿，凡是康熙的生辰忌日、元旦令節，雍正都要親臨瞻仰奠獻，如此而成了清朝皇帝的家規和大禮，皇族親王、大學士、重臣都要隨皇帝來行禮。

專門供奉國家功臣畫像的紫光閣，落成之初，不但先展示了一百名功臣畫像，並大宴群臣，舉行君臣聯吟，隆重開幕，且事後每年都要在此宴待外藩使節，依次入座行禮奏中和韶樂，賜酒時奏笛吹番樂，拉近與外蕃的文化感情，乾隆皇帝又分別用蒙古語、回語，唯吾兒語跟這些外蕃交談，外蕃表現優秀，助清軍平亂者，乾隆皇帝依例論功，也給他畫像，且在盛大的慶典中頒賜，王致誠就曾以六天的時間，畫了十一幅韃靼將宰的官像。王致誠因畫像表現傑出，乾隆皇帝本宣旨要封他四品大官做，可是他以出家教士應淡泊名利為理由，婉拒了聖意，一般大臣跟皇帝談話都需衣冠整齊跪著說話，且不能抬頭看皇帝的，王致誠等人，不但可以隨時觀看，畫像時還可脫帽坐著畫，甚至跟皇帝聊天，乃至伺機為宗教傳播

二 官像的價值與用途

官像自古是「成教化、助人倫」的中國繪畫精神主軸，也有不少政治、外交乃至宗教上功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大盛世，皇帝喜歡繪畫，尤其是官像畫，因此歐洲耶穌會總部，選派教士來中國傳教，優秀的畫家教士是苦要的考量，康熙時代意大利畫家加拉爾吉尼(Cherardini)是個非教士的畫家，應歐洲耶穌會之聘，來中國朝廷服務，深得康熙的喜愛，但沒幾年因想家而回意大利了，使教會覺得有些失禮，從此就規定來華的畫家，需有教士出家人的資格，以便終身奉獻大清皇朝與傳教工作，因此像郎世寧、王致誠等一些傳教士畫家，都老死於中國，成就了非凡的東西方政治、宗教、藝術、文化交流的不朽歷史功德。

郎世寧、王致誠、潘廷璋、賀清泰、艾啟蒙等人，所畫的清代帝王、妃后、功臣官像，邊疆屬國使節像，乃至良駒、鷹犬：等，都在當時發生不少政治、宗教、藝術上及倫理文化的作用，清朝因為康熙、乾隆三皇帝的喜愛和西洋教士畫家的中西合璧，不但造成官像的流行，也創立了特殊的君臣禮教，皇家方面，創立了崇奉聖容之禮，在壽皇殿、恩佑寺、安佑宮、永佑寺都備有先皇聖容依時瞻拜供禮，如康熙過逝，雍正特命御史莽鵠立，依以前畫聖祖御容經驗，再畫一張聖祖康熙像，畫好先拿到養心殿給雍正皇帝看，雍正皇看了依戀悲慟萬分，後恭奉於壽皇殿，凡是康熙的生辰忌日、元旦令節，雍正都要親臨瞻仰奠獻，如此而成了清朝皇帝的家規和大禮，皇族親王、大學士、重臣都要隨皇帝來行禮。

專門供奉國家功臣畫像的紫光閣，落成之初，不但先展示了一百名功臣畫像，並大宴群臣，舉行君臣聯吟，隆重開幕，且事後每年都要在此宴待外藩使節，依次入座行禮奏中和韶樂，賜酒時奏笛吹番樂，拉近與外蕃的文化感情，乾隆皇帝又分別用蒙古語、回語，唯吾兒語跟這些外蕃交談，外蕃表現優秀，助清軍平亂者，乾隆皇帝依例論功，也給他畫像，且在盛大的慶典中頒賜，王致誠就曾以六天的時間，畫了十一幅韃靼將宰的官像。王致誠因畫像表現傑出，乾隆皇帝本宣旨要封他四品大官做，可是他以出家教士應淡泊名利為理由，婉拒了聖意，一般大臣跟皇帝談話，需衣冠整齊跪著說話，且不能抬頭看皇帝的，王致誠等人，不但可以隨時觀看，畫像時還可脫帽坐著畫，甚至跟皇帝聊天，乃至伺機為宗教傳播

事業，爭取福利，乃至為受冤教士陳情，故而清三朝的官像畫，在東西方政治、宗教、人文、藝術、內政外交及國家倫理道德結構上，都有很深的價值和作用，因為官人們跟著皇帝愛畫官像，又加上攝影的介入，產生畫相片的水照業興起，而隨西潮的高漲手工官像，水照碳精畫漸都消失沒落，我們回顧中議大夫葉雲峰的官像，渡過一百多年歲月的烽火，能再現於今世，也算大家有眼福、有緣份。

葉雲峰水照官像（四開水彩紙），計洋四元八角，配鐘乙元三角，著色不計分文，這是葉慶增記載當時水照畫的工錢，大洋四元八角，約等於四兩銀，清朝光緒中，一石米賣一兩多，一個知縣月薪也不過十來兩，認真畫，四開水照三天一定可以完成一幅，一個月畫個十張生意，一年可收三四百兩銀子，光緒二十六年以肖像畫維生的齊白石，替湘潭鹽商畫南嶽全圖十二幅，鹽商給他謝金三百二十兩，齊白石就買了一棟梅公祠別墅居住，次年他也為內閣中書李鎮藩家畫像，由於畫官像的層級都在官宦世家或者富商捐官者，又關係到自己的顏面，所以潤筆都相當不錯，民國以後，舊封建解體，官像畫漸沒落，筆者收藏最晚題記至民國三十七年，畫官像者大都是清朝遺老關係族群，滿州國成立，到日本侵華戰爭前後，陸續續還有些清朝官像、或清吏加民國士紳的一代兩代圖，也有戴紳士帽穿清朝官便服的，而民國以後的政權，不論北洋政府、軍閥、國民政府，因為政權結構，官服的西化、日本化，加上照像的普遍，所有的官像都是著西裝（或中山裝）新式軍章服的照片了，照片的簡便和官員的不重視畫像，使官像畫家轉為畫一般士紳、平民、影歌星，便喪失了原來官像的端莊、禮教文化特質，畫肖像也成了夕陽文化職業，不過名師油畫肖像仍有很好的酬勞，水墨和炭精畫像也有少數人從事，只是內涵和意義較洋化、俗淺化，相較於明清時代的官像，我們可就官像文化藝術表現內質，提出幾點價值意義：

- 一、官像是台灣的文化資產，台灣是官像收藏與發揚的國際先驅和研究重鎮。
- 二、明清官像是中西人文藝術交流的歷史見證，也是中國數千年帝制文化的總結，和人類現代化文明的開端之一。
- 三、官像是人類政治、倫理道德文化藝術的崇高表現。
- 四、明清官像保存了照像機發明以前，人像、服飾、官制、遺傳、禮俗的寫實影相，使歷史更鮮活。
- 五、官像的研究展演發揚，有助於官品、人品的古今檢省輝映和對肖像畫的振興與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參酌資料。

六、明清官像是人類特有的政治、禮俗文化，內涵的豐富性與同時代各國肖像畫比較，其獨特獨到處頗為顯著。

三 清代的官制（捐官）

依葉雲峰水照官銜發展，他出身太學生，是在國子監讀書的七品以上官員子弟。沒經過科考，可能是捐官，任浙江即補通判，是後補第一名的六品官，通判主管糧及農田水利事務。捐官在古代是科考外的致仕途徑，和晉身官宦階層的必要步驟，大畫家吳昌碩就因親友的投資捐官，做了一個月的安東縣令，並由人引薦為吳大澂所賞識，而漸在士大夫文藝圈為人所重視。滿清帝朝，回甲午戰敗後，外國列強索賠累累，加上地方大小亂事，軍需孔急，捐官風氣頗盛，故而捐官，一為愛國獻金，一為致仕發展，光耀門楣，忠孝兩全，又免擠科考窄門，所以歷代皆不廢此例了。

葉雲峰第二官銜，是候選府同知，隨帶加三級，府同知是正五品官，同知也稱司馬，掌管軍政和軍賦，兼理州府事務，候選是等候選用，隨帶加三級，指如果被選用了，還要加三級或者是就原來官職加三級。可能葉雲峰捐官頗力，又表現良好，才有隨帶加三級的特別加級。

葉雲峰的誥授朝議大夫，從四品官銜裏，所謂誥授，清代官制，一至五品，由皇帝聖旨賜爵或授官，誥命授予，簡稱「誥授」。六至九品，皇帝聖旨敕命授予，叫「敕授」朝議大夫，依字面解釋就是在朝議論國家大事的京官。葉雲峰最後的官銜是晉封中議大夫，從三品，欽加運同銜，賞戴藍翎，賞換花翎。照理中議大夫官銜應排在前面才對，葉雲峰這個從三品，還皇帝欽命加運同銜，運同，可能指參政的運使，與國家重臣一同參與政策施運作賞戴藍翎（沒彩眼的孔雀毛），是清朝三品以上才能在帽後加個孔雀翎羽，因孔雀翎羽有彩眼與沒彩眼之分，一眼兩眼三眼也有官階之別。賞換花翎，就是將沒彩眼的藍翎，換成有彩眼的花翎，清初戴花翎極為顯貴，親王、郡王、貝勒戴三眼花翎。鎮國公、輔國公和碩額駙戴二眼，內大臣、一至三等侍衛、前鋒護軍統領、參軍、王府長史、一等護衛及各省駐防之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蒙賜者皆戴一眼花翎，有京衛武職、軍功的人，才能賞戴花翎，康熙時福建提督施琅平定台灣居首功，皇帝封他為靖海侯，施琅却說不敢享高爵，只乞請能賜戴花翎，例子一開，就成了有軍功大臣的標誌了，道光年間開始捐大官的也能賜

戴藍翎、花翎，葉雲峰的花翎也應是沿著前例而來。

葉雲峰公水照，除了畫出花翎外，也畫了朝珠掛在頸項上，垂於胸前，朝珠源於佛珠，隨官品有不同的質地，以一〇八顆圓珠串成，並附有三串小珠，男官左二右一，女官相反，親王以下至文五品、武四品及京堂、翰、詹、科、道、侍衛，六品以下的禮部主事至從九品的國子學錄、太常寺、鴻臚寺和內廷行走人員不分品級都要掛佩朝珠。雲峰公的朝珠串呈透明狀，到官補胸前左右各有兩顆大珍珠，小串珠，每串十顆，分兩組五顆，下綴一段線接金花蒂，包著一顆珠子，畫得頗晶瑩剔透。金線文補綉一隻雁，是四品官標記，可能雲峰公晉封從三品沒有即刻去照像或畫官像，因此他的兒子慶增只能拿四品官照像來畫，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士族對官像畫的忠實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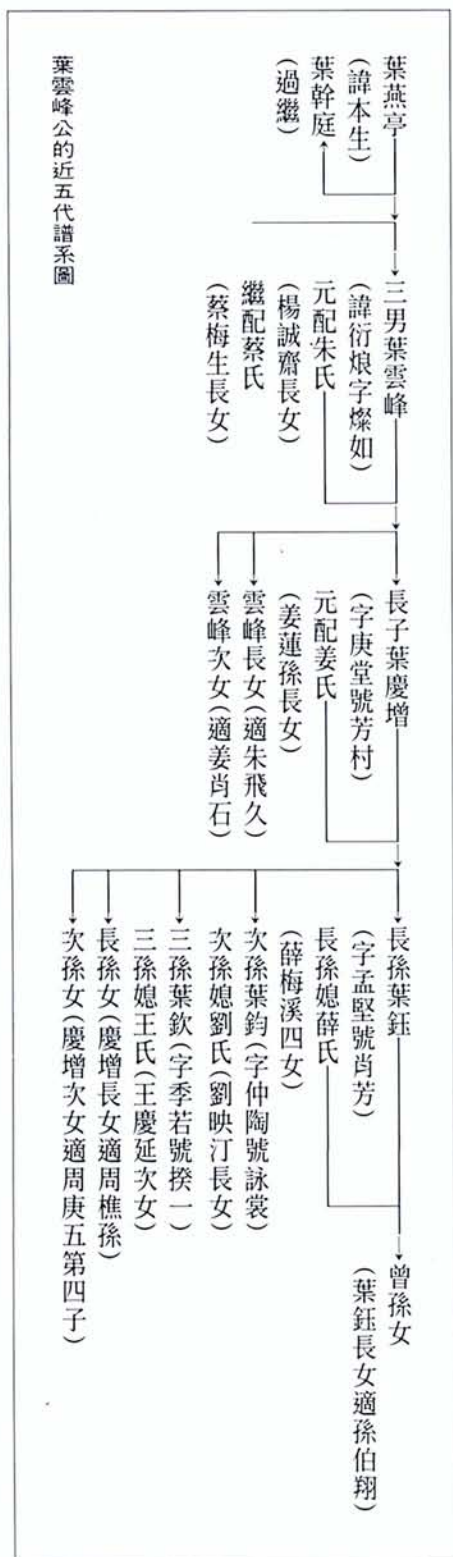
四 中華漢民族的倫理人文

魚蟲鳥獸有生態秩序，人類有親情倫理，這是天性，古今皆一樣，官像尤其是倫理人文的焦點，封建科考，注重身（出身）、言（談吐舉止）、書（書法、學問）、判（判事推理能力），出身代表一種公議肯定和士人的品質保證，因此古代科考試，必先填三代祖籍清白資料，所以科考上榜，不但為致仕之階，也是光宗耀祖的人倫孝道大事，而官像畫也是重要見證與流傳。

依葉慶增題錄，雲峰公系出敦睦祠，第十五世子，是葉燕亭（又叫葉本生）的第三子，後來過繼嗣承了葉本生的兄弟，葉幹庭的香火，葉雲峰是給他的伯叔父做客子，封建時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有子嗣謂之「倒房」，死後沒人繼承香火，是很嚴重的，因此兄弟間的次子三子，都要分擔沒有生育者的子嗣責任，這除了有傳宗接代責任感外，還有兄弟子姪的親情孝道分憂或親族財產、名位的傳接與鞏固設想，同時也是對生命生存態勢、價值觀的表現，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福祿德壽，千秋永祀，為漢文化人，人生價值，家庭倫理構築的基本意義，所謂父母俱在，兄弟無恙，一樂也，而漢民族認為人生最悲慘的事，莫如「絕子絕孫」，因此咀咒惡毒罵人，常有絕子絕孫這句國罵，所以封建時代的三妻四妾，大男人主義，即建立於這種繼承生命大業的禮教孝道前題，人們相信有生命接傳責任者，必能為國盡忠，故而有「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諺語，人倫禮教的行儀得體，亦有助君臣官場事際的職份對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親師的生命生態秩序，是封建國家社會的安定基礎，也是人類自虛無存在，建立起的一套生存價值結構與發展程序。

葉雲峰公的近五代譜系圖，依題記為：



中國古代女性一般皆只稱姓而不記名，不過表現傑出的女性，仍有稱名稱號的，如女詞人李清照、朱淑貞，詩書畫家管道昇（趙孟頫之妻）：等，為數不少，一般只記姓而不記名者，可能是黃花閨女，不便拋頭露面，女生的名字只取給父母長輩和丈夫叫的，親戚平輩來往、子孫後輩也都只叫輩份，如果不是有社會交際，或詩書畫綉各項才藝需具名落款者，通常便很少被叫名叫姓的，這種只稱姓氏輩份的禮儀習慣，有其客觀的背景，並非對婦女的歧視，不過因為如此卻使一些女官像，不容易考查出她的芳名，造成許多困阻。但從這個系圖對女性為某某人家閨女的明確記載，應是對婦女的一貫習稱，讀書人的家庭，乃至一般家庭絕對有給自己的女兒取名字，女性與平輩或長輩應對，也應有個名字稱調，故而在宗譜系圖上，只稱婦女姓氏，是一種風俗禮儀習慣，並非輕視，沒有人會對自己的女性長輩或親人，刻意不敬的。

五 喪葬禮俗與風水文化

葉慶增記錄最後一段云：「府君與朱太淑人，蔡太淑人，合璧于白沙二圖鴉雀塢，又名了塢，祖塋昭穴，辰山戌向兼巽乾、庚辰庚戌分金。」葉雲峰生於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卒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享壽六十三歲，而此記錄題於光緒三十六年，朱、蔡二叔人皆已與雲峰公合葬，依此推論兩位淑人，享壽應在六十歲左右以下，元配必然先卒，而後有繼室，繼室都較元配年輕，人生七十古來稀，六十幾歲也算當時的常壽了，三人合葬於葉氏家族墓地的昭穴，左昭（父穴在背面）右穆（子穴在背面），祖廟（墓）居中，這是自周代以前留下來葬禮制度，以別宗祧的遠近親疏長幼的次序。「辰山戌向兼巽乾、庚辰庚戌分金。」分金是中國風水師堪輿家，所用的羅盤方位區分法，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而又各二分，成為一百二十方位，因五行以金為首，故而簡稱分金而不叫分水分火。盛清趙九峰地理五訣，羅經雙山五行二十四向分金有：「立乙辰向，用丙辰丙戌，庚辰庚戌分金。」又向發微有：「辰山戌向，左水倒右，出乾亥方，為火局墓向，書云：卒入乾宮百萬莊，即此是也，發富發貴，人丁大旺，福壽雙全。」葉雲峰公墓，應是一門佳好風水。

六 其他及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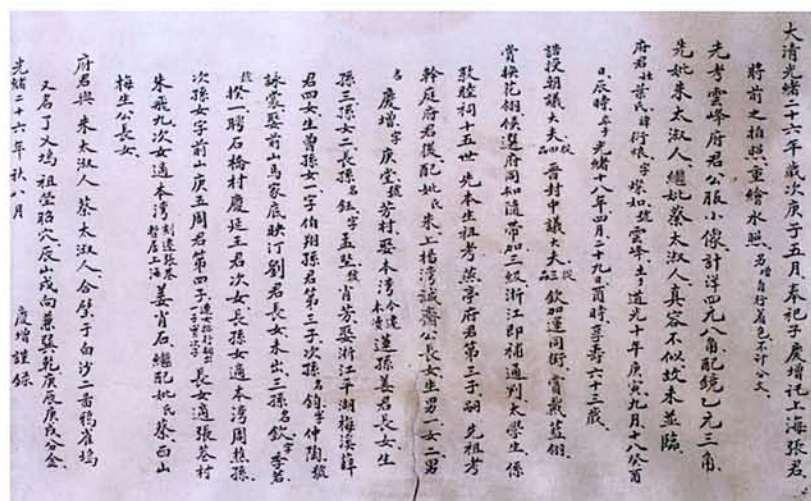
因為官像畫是人類及中華民族主軸菁英人文，涉及了所有的人文禮教、政治、風俗、藝術、倫理、哲學：等，層面非常的廣泛，尤其明清時代的官像畫，是封建政治，中華數千年舊文化禮俗藝術的終極表現，和東西方現代人文政治、工商、科技的交匯起點，每幅官像畫都隱藏著每一位古代先人的一半功績歷史和久被遺忘或失散的禮俗、人文價值系統背景，其可觀、可學、可探究的內在蘊涵，還是相當的多，而官像畫也因歷史人文、國、家、社會的變遷，賦予了極大意義，從帝朝臺閣，士大夫宗祠數千百年的供奉榜樣，至今成為一項新的人文藝術研討主題，我們認為官像畫的千萬年舊製作，已為歷史留下見證，而他的新生命，新的影響未來的能量，正在開始發酵中呢！

朝天子(葉雲峰水照官像研究後作)張建富填曲

自是帝朝士族的詩書氣，流傳今日百載遲，人世酸甜味，千古江山，康強誰繫，這的是官像高展探隱微，你安知畫裡春秋意。

參考文獻

- 《攝影中國》 雄獅圖書公司出版，一九八三年十版。
《攝影台灣》 雄獅圖書公司出版，一九八一年三版。
《中國古代服飾史》 周錫保著，南天書局一九九二年一版二刷。
《中國文化史工具書》 木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初版。
《古春風樓瑣記》 高拜石著，台灣新生報，一九六〇年初版。
《地理五訣》 (清)趙九峯著，竹林印書局，一九八九年八版。
《清康熙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 馮作民編譯，燕京文化事業，一九七五年三版。
《清代院畫》 楊伯達著，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中議大夫葉雲鋒水照背面題記是很重要的官像文獻。



中議大夫葉雲鋒一百年前畫像，容光煥發，栩栩如生。